

婚戀文化

遐邇



自由談

婚姻不是簡單的1+1=2，不論是傳統的婚戀，還是自由戀愛，都很難說沒有現實的考量。從《非誠勿擾》到《中國式相親》，表面看是從當代回到了以前，實際上誰也不敢說婚姻純粹是兩個人的事，與父母無關。《中國式相親》之所以受到廣泛的熱議，其一是觸碰了社會現實，其二是觸碰了社會的價值觀，其三是觸碰了婚姻的輿論底線，婚戀節目畢竟是生活服務類節目，不是綜藝秀，如果把《中國式相親》搞成真人秀，以收視率為看點，那這個節目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。

有評論說，如果說一檔節目最重要的是爆點而非「價值點」、是收視率而非好評率，那《中國式相親》無疑已大獲成功。這檔由名嘴金星主持的「牽紅線」節目，跟以《非誠勿擾》為代表的相親類節目有別，它號稱「國內首檔代際相親交友節目」。何為「代際相親」？簡單點說，就是父母帶孩子相親。「代際相親」過去乃至現在都一直存在，但現在不是過去，「代際相親」畢竟過時了，在婚戀中父母只是參謀而已。而《中國式相親》首推的卻是「代際相親」，顯然已經落後時代的發展了，即使初衷是好的，但傳遞的是負能量。

《中國式相親》中的某些點，有語言暴力、娛樂無底線之嫌。選媳婦還以「方便生養」、「居家幹活」、「照顧兒子」為條件，還有「男人四十一枝花，女人四十豆腐渣」的言論，這是公開宣傳對女性的不尊重，是典型的男權論。至於「媽寶男」、「巨嬰男」找對象，不是在找知心愛人，而是在找「能照顧自己」的老媽子。《中國式相親》是以「獵奇」的姿

態出現的，不是為了服務年輕的男女嘉賓，深深暴露了某些人思想中根深蒂固的陳腐觀念。如果把《中國式相親》辦成只為了收視率的娛樂節目，是難以給男女嘉賓找到「另一半」的，至於「在這個節目裏讀懂中國」更是胡扯。

中國的婚戀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，但我們也不得不說，中國的婚戀文化中存在很多糟粕，比如包辦婚姻、門當戶對，甚至不把女性當人看等觀點。應該說現實中還有這種觀點，但不代表它是健康的、值得傳遞的。《中國式相親》的特點就是接地氣和觸碰現實，然而，現實並不一定就是好的，糟粕腐朽的地氣有必要接續嗎？中國的電視節目必須傳遞健康的婚戀觀和價值觀，比如男女平等，相互尊重，共同打造幸福等觀點。男女婚戀，父母以不干預、不干涉為最好，父母不能陪兒女一輩子，兒女努力得來的幸福才能永久。

現在的婚戀非常講究眼緣，合適才有談下去的必要，男女初次見面，沒有眼緣注定是無法繼續的。如果有夫妻相，那成功的機率就很大。至於性格不合，家庭合適不合適，都必定要考慮。在這裏我們也不能把「門當戶對」一棍子打死，在婚戀中男女雙方及父母的社會地位、經濟基礎都會影響婚姻，男女兩人及家庭的社會地位不般配，就有一方會受到壓抑和歧視，沒有了平等就談不上幸福。現實中的婚姻不一定都門當戶對，但有互補原則，婚姻也可以和諧美滿。

《中國式相親》折射婚戀現實是其特點，甚至是優點。婚戀中，男女雙方除了顏值，還有多種考量，這是事實，誰也難以否認，但搬到電視上就有傳遞落後觀念的嫌疑。但是，電視節目畢竟是文化產品，未必是正面宣傳，但必須傳遞正能量。

香港學生

抗戰



繽紛華夏

桐城有遠近聞名的六尺巷，張英那首詩：「一紙書來只為牆，讓他三尺又何妨？萬里長城今猶在，不見當年秦始皇」耳熟能詳。還有桐城派的文人，張苞的《獄中雜記》、歸有光的《項脊軒記》、姚鼐的《登泰山記》，我都讀過。但桐城不只有六尺巷和這些著名的詩文，還有一條龍眠河，穿城而過，也許六尺巷和桐城派太出名了吧，去桐城之前，一直不知道這條龍眠河。

龍眠河很寬，河床邊上是棧道，木頭鋪就，走在上面，沒有一點聲響，也不硌腳，很舒服，顯然，這是為了方便市民在河邊散步。順着河道朝遠處望，蜿蜒蜿蜒，龍眠河伸向遠處的群山裏，望不見河的源頭。這時是枯水季節，寬寬的河床裏河水時隱時現，有水的地方，水也不深，並沒有結冰，一眼

冬日的龍眠河

張

就能望到底，亂石雜陳，有大有小，我試圖在河水裏尋找小魚，那樣，在這異鄉龍眠河邊散步，似乎更有詩意，但我來得不是時候，只能抱憾了。水草隨着水勢，在這冬日的時光裏，雖然停止了生長，但還青青一片，薰染着我的雙眼，掠着我的文思，我要寫寫這龍眠河，感覺龍眠河太美了，以慰我的眼，以慰我的心，千里迢迢，在這大冬天，也不枉來桐城一趟。

河床中，三三兩兩的女子，穿着並不亮麗，蹲在稍微平整的大石頭上，旁邊放着竹籃或塑料籃，全神貫注地在那兒洗衣服，周圍的一切，她們似乎並不關心，只有面前的清清水，只有面前要洗的衣服，她們時而擺洗着衣服，時而用洗衣棒捶打着衣服，這時的氣溫並不太冷，裸露的雙手在河水裏靈活自如，濺起的水花噴灑在面前，陽光中閃閃躍躍，一幅龍眠河的洗衣圖，我忍不住，用手機拍攝下來，發到微信的朋友圈上，跟

香港學生抗戰救國回顧

張 茅



香港隨筆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「盧溝橋事變」爆發，日軍展開全面侵華，所到之處，燒殺淫掠，大學殺戮他們眼中的「支那人」。日軍南下的

跡象已十分清楚，港人國難當頭，紛紛投入抗日行動中，準備以各種方法抗擊外敵。香港大學學生會推選醫學院學生李政耀召開會議，討論支援抗日前線，作出兩項決定：一、全港各校學生組織起來，以行動抗日救國；二、成立「香港大學學生會中華醫藥救濟會」，募捐款項藥物，支援傷兵和受難同胞。

會議過後，港大學生展開募捐，聯繫各校同學。是年九月，全港二十四家學校學生代表，齊聚香港大學舉行聯合大會，通過成立「香港學生賑濟會」。同學們紛紛走上街頭，組織抗日宣傳，發起捐獻行動，建立救亡組織，預備抗戰力量。

這時期學生抗戰的骨幹人物，主要是「香港學生賑濟會」的主要成員，包括香港大學李政耀、聖保羅女書院王式好、英皇書院黎民悅、鍾明、嘔曉天、官立漢民中學石伯恆、崇德學校方蘭、香港領島女子中學文淑筠、華夏學院謝裕德、西南中學袁惠慈，以及陳達明、何秀雲、莫婉珍、梁歡笑、楊升禮及楊升義兄弟、麥惠珍、諸樺等（新中國成立，這批香港名校友部分出任中央部門及省市官員）。

「香港學生賑濟會」設在德輔道中三十二號四樓，發展迅速，至一九三七年尾，在短短三個月建立了中環、西環、旺角、灣仔分會，擁有以十萬計大中小學生為成員的青年抗日救亡團體，隨後又成立「香港學生賑濟會兒童團」，投身各種救亡工作。

學生抗日救國運動，前期以香港為後方的社會動員工作為主，包括上街賣花賣旗籌款、遊藝會義賣，徵募社會名人的字畫、古玩、日用百貨出賣籌款，收集棉衣送游擊山區供戰士禦寒，音樂戲劇義演，歌詠團、街頭話劇、演講會，以及進入工廠、新界各村宣傳抗日運動，抗擊日寇，保衛國土。

隨着華北大片國土淪陷，日軍直逼華南，廣州一九三八年十月陷落，香港戰事朝夕將至，形勢變得嚴峻，「香港學生賑濟會」決定組織「回國服務團」，動員同學及社會青年投身日佔區及戰區支援抗戰。



大會的號召發出不出幾天，即有一百多位同學及青年報名參加「回國服務團」，不足三個月，先後組織四個團回國，前赴日佔區的廣東各個戰區工作。這時期的骨幹分子，有西南女子中學的袁惠慈，第一團秘書長袁耀鴻、團長黃沙、副團長黃洛思（後來成為作家的黃秋耘），他們意識到處境更為艱巨，隨時與日軍敵對接觸，不惜拋身救國。

留港的領袖及救國學生，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日軍攻佔香港前夕，行動公開已無可能，轉為分散地下行動。「香港學生賑濟會」骨幹，一些北上進入東江縱隊游擊區，一些留港加入東江縱隊港九大隊，散布於港島、九龍、新界及離島，進行武裝鬥爭，設置地雷，爆破日軍據點，配合東江縱隊與日軍作戰。此外，他們還秘密搜集情報，繪製日軍設在港九的軍用設備及海上軍艦分布圖，配合盟軍第十四航空大隊出擊，轟炸日艦及軍事設施。這段戰爭時期活躍於本港對敵鬥爭的學生骨幹，包括崇德中學的方蘭、香港領島中學的文淑筠、梁歡笑、張詠賢等，在敵佔區出生入死，無所畏懼，多次完成任務。

方蘭，崇德學校畢業，留校當教師。一九三七年加入「香港學生賑濟會」，任「兒童團」團長，香港淪陷，即加入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，擔任女子中隊指導員，一九四三年潛回香港，負責組織建立東江縱隊港九大隊市區中隊，擔任隊長兼指導員，其時年方二十三歲，她的中隊活動範圍集中在港九市區，負責收集日軍情報，埋地雷，爆破日軍據點，搗毀日軍生產線。

方蘭的母親馮芝自動擔任交通員，通過

王誦詩

帖叫好聲一片。

我的家鄉也在沂蒙山中，用洗衣棒在河邊捶衣服很少見了，現在的生活是快節奏，洗衣服大多用的是洗衣機，快是快了，但缺少的是生活的樂趣。沒想到，在桐城，在龍眠河邊，看到淳樸的桐城女子，自然而然地在龍眠河邊洗衣服，還聽到洗衣棒「嘮嘮」的搗衣聲，這美妙的韻味，把我的思緒引向很遠很遠。

龍眠河上，不多遠，就有一座大橋橫跨兩岸，桐城人交通便捷多了。穹窿橋河上邊，是一座座重檐橋樓，紅柱青瓦，玉色欄杆，別致好看。橋面兩邊，有賣小雜要的，有打牌下棋砌長城的，有拉二胡敲電子琴的，還有悠然散步哼黃梅戲的，我不由得羨慕起來，桐城人真會享受生活。

戀戀不捨地離開桐城，在往回趕的高速公路上下起了小雪，我想，在這大雪的天氣裏，龍眠河該是另一番景象吧。

▲李政耀，「香港學生賑濟會」發起人（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）作者供圖

日本憲兵的街頭哨站遞送情報。在一次傳送情報時被日本憲兵逮捕，關押於「日本海軍刑務部」，即跑馬地聖保祿天主教小學，一九四四年以間諜罪押至加路連山槍決，同時犧牲的有聖保祿十九歲女生張詠賢。文淑筠，香港領島中學女學生，「香港學生賑濟會」成員，日軍佔領香港，她加入東江縱隊港九大隊市區中隊，負責搜集日軍情報。一九四四年間，盟軍準備大反攻，美國軍事代表提出要求，希望中方配合盟軍在香港反攻的轟炸行動，協助搜集日軍軍艦型態、在維港的分布位置，以及軍艦每日動態。市區中隊接過東江司令部派下的任務，即尋找安全的觀察點，文淑筠住在半山儒林台八號四樓，俯覽港九海面，敵艦停泊位置出動一覽無遺。搜集敵方軍艦情報交由文淑筠負責，在儒林台八號四樓設立觀察站。

文淑筠透過窗口，以望遠鏡觀察，將海面錨位逐一記錄，配上編號，繪製分布圖，又逐一記下海面日艦型號，停泊位置繪成圖表，由地下交通員秘密送至中隊，轉送東江司令部交盟軍，文淑筠每日一次向司令部提交日艦活動情報，美英盟軍掌握足夠情報，十天後採取大轟炸行動，聯軍第十四航空隊轟炸機群突然出現在港海上空，大量投下炸彈，準確落在日方軍艦上，日艦中彈爆炸燃燒，火光冲天，部分沉下海底。這一役，重創日軍在香港的軍力，為盟軍登陸作戰開路。文淑筠與儒林台八號四樓，記錄在香港抗戰史上。

國難當頭激發的這場學生運動，發展為抗日洪流，數以萬計的香港學生在香港及內地日佔區，高舉抗日火炬，出生入死，不畏犧牲，與國人一起打敗侵略者，在抗日戰中承擔民族責任，作出青年人的貢獻，他們經受戰火殘酷洗禮，磨煉成當代民族精英。

▲方蘭，兒童團團長（崇德學校）作者供圖



鵝，倚在一株絳紅的蓼下，四周都是巨大的空。這才得中國畫的精髓，以空無，去呼吸，去生發。要是畫一群大白鵝偎在一叢紅蓼下，便也失了那種欲言又止的意味了。好比你炒一盤績溪粉絲，總是貪心不足，往裏加了半斤的瘦肉絲，用繪畫的語言來講，是太滿了。滿則溢，於是這道菜便有了遺憾。

我們宋元時期遺下來的那批古畫，為什麼那麼好？一卷卷畫幅裏，只肯立着一株瘦梅，或者一顆老桃樹，或者一劈孤山一泄白水……如此蒼勁有物，意在畫外。

做菜何嘗不跟繪畫一樣呢？愚笨之人，總是貪心，不懂得寒來千樹薄，秋盡一身輕，只曉得拚命堆砌半斤重的肉絲，叫人一眼望去，便倉俗了。吃飯這件事本身不就很俗嗎？不，吃飯並非果腹，也是有可上升的空間感可供我們追求的。

一共買了兩包績溪粉絲。自從那個星期天嘗試失敗以後，便意興闌珊了，就一直把最後一包擱在那裏了。直到今天早晨，我瑟瑟站在酒店前，才有想起它來。

這包粉絲盤來盤去的，碎得差不多了，在它們的身上，還捆着一根蘭草，青赭相間，拿鼻子前聞聞，依然一股僻野的清香味道，它靜靜棲身於垃圾桶，默默襯托着這年末的日子，平凡，瑣碎，又充滿了榮光。

用堅強抵禦生命的寒流

胡艷麗



燈下集

人總會記住生命中那些刻骨銘心的東西，比如九死一生的經歷、曾經遭遇的心酸委屈，以及生死不渝的愛情等，但對於一個國家、一個民族來說，我們又是善忘的，在歷史的語焉不詳中，多少驚心動魄、多少家國大義，多少負重前行，都可能由於各種原因而被掩埋，直至永遠遺忘。

當金宇澄帶着滿滿的家族記憶，將那些已然薄脆發黃的信件、日記，父母的青春光影，以及母親近九十歲高齡時點點滴滴的絮念，化成一本生命《回望》之書時，其實他揭開的是一個民族的隱秘記憶，其中有理想、有堅強，有痛苦之中不滅的夢想火焰，當然也有心酸與悲涼。民間的記憶猶如手電筒裏射出的光亮，照向終年見不到光的時光洞穴，此時，再不打撈那些曾經用生命和鮮血寫成的故事，它們就真的要隨時光風化了。

全書從頭到尾貫穿着中國人素有的「隱忍堅強」特性，金宇澄父親所書的信件、日記是隱忍、克制的，父親一生哪怕是在親人面前，也沒有一句對加諸其身的不公待遇的抱怨或憤怒，到了晚年更是少言寡語，訴說也成了他沉重的負擔，而堅強是他唯一的選擇。

父親曾是上海「淪陷」期的中共情報人員，因「日共」某組織在東京暴露，受到牽連被捕入獄，在此期間，他小心編織故事，保護上級，保護組織，生死懸於一線，在獄中積下一身的疾病，直到晚年仍隱隱作痛。從他的舊時信件中，可以看到當年這位諜報英雄的膽膺，以及一顆從不低頭的雄心：「如果我的武器是長矛的刺，那麼刺呵，你就更尖銳和鋒利些，如果我的個性是老薑，那麼你更辣些，薑辣之至老彌烈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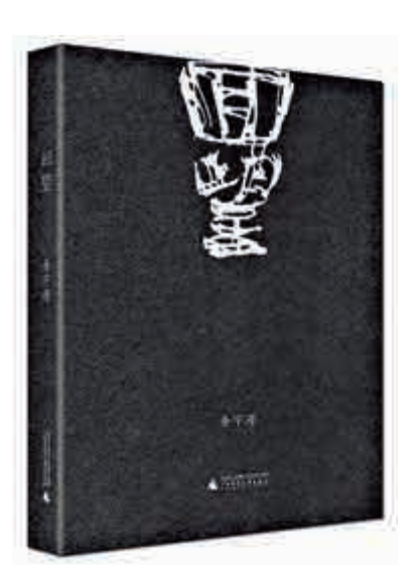
在後來的日子裏，他受其他案件牽連，度過了生命中相當長的低谷期，母親說：「你爸爸從不講自己的痛苦，總是講別人的事，說一切已經過去了，不能再講了，很多人都死了……」爸爸口中所述的那些人所遭受的冤屈驚心動魄，又何曾不是父親生命的反思？歷史不是用來記恨的，生命亦不應執著於過往的不公，但那些悲歌，那些大情大義的民族英雄需要被銘記、被理解、被認同，更需要時代的尊重。

母親晚年回憶舊事，仍舊透着知識女性的溫婉與智慧，「經歷了一場狂風暴雨，人人都對我關上了大門，

為家庭和孩子，多給自己勇氣，否則怎麼生活下去！堅強才是唯一的出路。」在她一點一滴的回憶中，往事徐徐展開，有時明明是親人生死難測的大悲，可在她口中只有幾個淺淡的句子；明明是命運的不公折磨，可她也沒有一句怨恨。書房中錦心繡口的人兒，在時代的裹挾下，照樣扛起了生活的疾風驟雨。纖纖十指在農村的田間地頭耕種下了寸寸韶華，一顆柔軟的心也漸漸有了硬殼。

本書採用複調書寫的方式，第一章是作者以兒子的視角，去回憶父親母親。記憶的光影交疊，時而有些小差錯，在後面父親的日記、母親的口述實錄中會慢慢找到正確的對照。父親的記憶，主要以書信、日記的形式呈現，父親經歷世事幾番風雲變幻，早已不愛言語，要想再現當年往事，只能慢慢爬梳這些過往的佐證材料。母親的記憶以口述實錄的方式呈現，父母表面看似性格截然不同，父親剛毅內斂，母親溫和優雅，而在時代的磨礪中，母親日漸外柔內剛。她的這份堅強、擔當與勇氣，其實並不亞於父親。三重記憶交織，三人的視角變幻，行將枯萎的往事，又顯現出了立體的棱角。

當過往無法成為歷史，往事也就成了塵埃，就像人的生命那樣，隨風而逝是必然的命運。讀金宇澄的生命回望之書，讀歷史縫隙中那些最真實的人的聲音，在平實的文字之下，我仿若聽到了那些英雄的聲音吶喊，以及旁邊裏偶爾發出的幾聲令人心碎的嘆息。子承父風的金宇澄在書中也依然是理性溫和的，正因不見其怒，難見其哀，正因其情感隱於文字之下，其書才顯現出別具一格的魅力與張力。父母親的榮耀與堅強，那一代人的堅忍，一切盡在如水流淌的訴說之中。



▲金宇澄著《回望》 作者供圖

績溪粉絲

錢紅莉



飲食男女

我偷偷下了一碗粉絲。早晨得了一份老瀨。在常去的那家瀨味店買了隻瀨豬肚，他們額外倒了許多老瀨給我。

老瀨鹹得很，兌點開水，粉絲放進去，小火慢慢燉，起鍋前，再抓一把嫩茼蒿。不多不少，正好盛滿一隻藍邊碗。

吸吸溜溜吃着這粉絲，感覺這年末的日子，算是比較令人滿意的。我的粉絲來源於安徽績溪，績溪粉絲有什麼好呢？因為它們的做法很特別。一般的粉絲都是從機器的漏網裏漏出來的，呈圓形。唯獨績溪粉絲是方形的。績溪人把山芋粉蒸熟後，晾個半乾，然後用刨子一點點地刨出來，這樣子的做法就決定了粉絲的韌勁。炒一盤粉絲，頭頓吃不掉，留着下一頓熱了吃，一點也不糊，還是一樣有嚼頭。即便下在湯裏，攪四五十小時後，再吃，也不會變成一坨麵疙瘩。網上的績溪粉絲賣上了數倍於

別人的價格，我也心甘情願地買了。

下車以後，第三天就到了，卻並沒有立即吃它，想等到星期天，給全家隆重地炒一盤績溪粉絲。早晨起來，把筍乾泡上。買回芹菜、香乾、精肉等輔料，殷勤地切了至少有半斤的肉絲，拌了薑蓉、小葱粒，拿生粉抓一下，備用。完美的是，我們家尚存有一點土法榨製的菜籽油。

按照財經頻道《回家吃飯》欄目中績溪大孀的做法，特地把肥膘肉也切了一點絲，放在菜籽油裏一起煸香後，倒入瘦肉絲滑一下。我在滑牛肉絲這一樣上，始終沒有寸進，簡直一點天賦都沒有。每每，出鍋的牛肉絲總是老了，吃在嘴裏頹柴。

我自己做的這一道績溪粉絲，口感滑溜筋道，色澤同樣誘人，唯一的遺憾是，筍乾浸泡時間短了（應浸泡十小時以上），吃在嘴裏粗且柴，只好挑出來丟掉；其次，肉絲放多了，香芹桿也多了，是配角硬要往前掙，活白白把主角的風頭搶了。讓我想起宋徽宗的《白鵝紅蓼圖》，偌大的畫面，只一隻